安吉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塑造美丽人文，迈入高质量经营乡村新阶段

“三美”全域覆盖，“三叶”助推村强民富

新华社杭州电（记者李平）浙江省安吉县近年来通过持续建设美丽乡村、发展美丽经济、塑造美丽人文，实现了美丽乡村高水平全覆盖。如今，安吉正以“村村优美、家家富裕、处处和谐”为目标，迈入高质量经营乡村新阶段。

持续接力建设美丽乡村

谈起安吉农村10余年的变化，安吉县“老农人”、县农业农村局新农村建设指导科科长李健深有感触地说：“16年前，安吉农村污水、垃圾、露天粪坑等比比皆是，通过2003年‘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’工程和2008年以来的美丽乡村创建，全县农村才有了‘绿水青山入画来’的美丽嬗变。”

安吉县双一村党总支书记朱学星说，借助于全县美丽乡村建设，2008至2019年，双一村先后投入5000多万元，实现了全村道路硬化、污水净化、公共场所亮化等；并对120棵古树名木、17幢古民居实行挂牌保护，全村成为一个没有“围墙”的大景区。村庄浓郁的竹文化、朱熹文化每天吸引着众多游人参观。

双一村是安吉县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面镜子。据了解，2008年至2018年，安吉县直接用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县级财政奖补资金达到15.33亿元，全县188个行政村全部完成了美丽乡村创建；其中，44个村成为“精品示范村”。而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基础，安吉县18个村成为3A级景区，一个乡镇成为全国首个全乡域4A级景区。

三片“叶子”助推村强民富

素有中国白茶之乡、中国第一竹乡之称的安吉县近年来通过发展“竹叶”“茶叶”“绿叶”三片“叶子”，美丽乡村进入村强民富新阶段。

一根翠竹撑起一方绿色经济。年消耗竹子1.5亿根、竹产业总产值225亿元、竹企业1200多家、带动从业人员近5万人……安吉县经信局产业科科长吴琳琳说，安吉因竹而美、因竹而富，全县农民收入20%以上与竹有关，竹产业在安吉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。“我是安吉县茶产业发展的受益者。”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受荣村村民董毓方说。2004年，他瞅着种茶能致富，毅然将家里的水稻田、山坡地等，改种成4亩黄茶和6亩白茶，一年种茶收入十五六万元。富裕起来后，董毓方买了辆轿车，并给儿子买了套商品房。安吉县农业农村局茶业站站长施永晨说，安吉白茶亩均产值1.6万元，1.58万户农民因茶而富，因种茶效益好，引导当地农民不断转产转型。

满眼翠绿成都市后花园。当凉爽气候、清新空气成为大城市“稀缺资源”时，地处长三角几何中心的安吉县，因满眼翠绿的高山气候、自带诗与远方的乡野风光，一年四季成为上海、杭州、苏州等大城市人群消暑度假的休闲胜地。安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王正南说，安吉人均4亩森林“绿叶”助推全县旅游经济快速发展，仅去年，安吉吸引游客2300万人次，旅游收入达到324亿元。

依托竹、茶叶、生态旅游等产业，安吉县村均集体经济总收入从2008年的95万元增加到2018年的399万元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541元，村强民富格局正在加快形成。

美丽人文“铸魂”美丽乡村

在安吉余村，一提到村民周洪法，大家就竖起大拇指。身患小儿麻痹症的他，常用自己学会的钟表修理、摄影等技术帮助有需求的村民，已累计帮助村民700余人次。周洪法说：“小时候大家经常帮助我，现在有能力了，也想为村民做点事。”

“在周洪法等‘余村好人’带动下，全村现在有150多名志愿者，常年为孤寡老人、残疾人等开展理发、修手机等服务，现在村里助人为乐蔚然成风。”余村村委会主任俞小平说，近年来余村还成立道德评议会、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，通过开展酒席减负、垃圾分类等移风易俗活动，乡村面貌有了巨大改变。

6年前，高禹村还是一个一年酒席量达上千场的“酒席村”，一户村民人情往来费用高达两三万元。通过治理乱办酒席，如今该村一年酒席量仅100场左右，村民户均人情往来支出降至6000元。“6年来，光‘酒席减负’就为村民减少支出1000万元以上。”高禹村党委书记李更正说，村民“无事酒”少了，关系反而更融洽了。

经垃圾分类、资源化利用后，横溪坞村日产垃圾量由5年前的900公斤降到现在的100公斤，村民通过积极使用环保袋、可降解的厕所纸，将部分垃圾做成工艺品等，真正做到了“垃圾不出村”。

安吉县精神文明指导中心主任沈一平认为，相较于“家家别墅、户户轿车”的“硬件美”，繁华不喧闹、富裕有爱心是安吉农村更大的魅力所在。

桃农心里有点「甜」

新华社南京7月29日电（记者何磊静、陈圣炜）“太阳越晒，桃子越甜哇！”皮肤黝黑的老周顶着热浪钻出桃园，笑呵呵指着村口不远处一幢大楼房，让我们赶紧先去屋里避避暑。

53岁的老周全名周群新，在无锡阳山镇桃源村卖了37年桃子。不过按他的话说，当地有七八十岁仍在卖桃赚钱的，那些桃农是他的“榜样”。

走到桃源村前寺舍46号，老周家是个河畔双层大楼房，一进屋，一股桃香扑面而来。前屋大厅地上摆满了水蜜桃，阳光透过二楼玻璃天窗洒下来，闪着金光。

“来哉！不好意思啊，桃子快下市了忙得很，待会快递还要上门来收！”说罢，老周嘱咐儿子去外面三轮车卸桃子，然后席地而坐开始挑拣桃子装箱。

老周说他没啥文化，只想着挣钱养家。16岁他蹬着自行车往无锡城里卖桃，车后座左右放两个木头架子装20笼桃子，一天能卖一百多斤。“不过那时桃子只卖几毛钱，不像现在，个头大点的一个就能卖20块！”老周捡起个大桃子比划着说。

“冬天我还挖水芹卖，河里的水那叫一个冷啊，寒气直往骨子里钻，太辛苦了！后来卖桃子挣挺多，索性不挖水芹了。”老周说，他家现在种16亩桃林，一个夏天能赚20来万，但在阳山只算中游水平。

老周所在的阳山镇被称为“水蜜桃之乡”，截至去年底，这里水蜜桃种植面积3万余亩，总产量超2.1万吨，整个桃产业经济足有15亿元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可达4.2万元。

听到一旁镇里来的宣传委员向记者列的“数据”，老周乐得站起身来，“咱农民越挣越多，多亏了你们政府哇！”

1997年开春，阳山镇举办了第一届桃花节。“起初我们很反对，种桃都忙昏头了，哪里有空招待？”周群新感慨，“政府苦口婆心劝我们好好准备，原来游客来不仅为赏花，还订大量桃子，夏天的桃春天就订走一大半，订单越来越多，现在大家都盼着桃花节。”

桃花节不但吸引了城里城外的买家，更让许多种水稻的农民们馋了眼，大伙一盘算，种一棵桃树收入就顶得上一亩水稻，纷纷扛起锄头要种桃。

浇水、施肥、疏果、套袋，桃子的栽培并不容易。1998年起，阳山镇成立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，农技师们免费教桃农规模种桃，培训班甚至开到了田里去，“田间大讲堂”的名声传遍十里八乡。

“我家这个楼，就是那时卖桃赚了钱盖的，之前住的可破哩。”说话间，老周又装好一箱桃。他顺手从地上拾起几个大桃子，洗了洗递给我们，“尝尝，甜不甜。”

老周说，阳山人把又大又美的桃子叫“大白凤”、汁多香浓的叫“阳山蜜露”、超高甜度的叫“湖景”，我们手上拿着的就是最甜的“湖景”。

水蜜桃已然成熟，我们小心剥着皮，咬一口汁水顺着指尖淌出来。

“看吧，说明桃子确实甜。”老周笑嘻嘻说，“桃子甜，我们心里也甜。”装桃的箱子越垒越高，他看了眼墙上的挂钟，嘴里嘀咕着快递小哥快到了。

老周不愿意歇着，他说还得再种20年桃，只是希望女儿儿子能帮他打开点思路，“阳山年轻人聪明，在网上把桃子卖到了全国各地，还做成了桃汁、桃胶、桃花酒、桃花面膜，还有民宿。”

村里人开玩笑，说老周钻钱眼里了，日子好过了也闲不下来。“卖完桃子我就去厂里帮工，要攒钱给儿子娶媳妇哩。”老周害羞地咧着嘴笑。

村里来了5G智慧医疗车

据新华社武汉7月30日电（记者王贤）“年纪大了，一身的病，因为晕车去大医院看病很不方便，没想到医院把车开到村里，在家门口就有专家来给我们看病。”接受完裂隙灯检查及眼底筛查，武陵山区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绿葱坡镇扶贫点村民谭元清笑着说。

67岁的谭元清常年受病痛折磨，患有糖尿病、脑梗等疾病。他口中的车，是中国移动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开出的5G智慧医疗车。这辆车以5G急救车为基础，配合人工智能、AR等应用，运用5G网络将优质医疗资源输送下乡。同济医院专家通过5G网络远程讲授相关健康知识，并实施远程诊断。

日前，当这辆5G医疗车开进绿葱坡镇扶贫点，数十位期盼已久的村民早已排好队。通过中国移动云视讯平台，同济医院专家为村民们进行了甲状腺和护眼相关知识的讲授，并利用诊疗车上的5G远程医疗设备对部分村民进行筛查诊断。

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武汉同济医院，专家们对通过5G网络获取的基层医生超声诊断操作手法、部位选取进行实时指导，并根据实时图像进行诊断、出具诊断报告，随后上传至云平台。基层医生下载打印后，交付至患者手中，一次远程超声诊断就宣告完成。

“5G具有大带宽、低时延、广连接的特点，5G远程医疗可有效缓解偏远贫困地区在资金、设备、技术等方面的不足，让患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城里的优质医疗资源和服务。”湖北移动计划部5G项目专家桂鹍鹏说。

现代光伏农业造福山区农民

▲这是政和县东平镇现代光伏农业园（7月28日无人机拍摄）。

近年来，福建省政和县因地制宜发展光伏农业，一个“棚上发电，棚下种植”的现代光伏农业园已在政和县东平镇初步建成。该项目占地约2000亩，集光伏发电、农业生产、农业观光于一体，年发电量约9000万千瓦时，所发电量并入国家电网，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新途径。

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

从“农民缴粮”到“国家盖房”

一座晋北小山村之变

新华社太原电（记者武敌、杨晨光）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火山群脚下，有一个东坪村。盛夏时节，这里红瓦白墙，绿树成荫，田地里一派繁忙景象。

近年来，这个晋北小山村在土地流转、危房改造和产业扶贫等政策推动下，逐渐从“脏乱差”变成了“绿富美”。

土地流转“转”出农民好光景

“穷东坪，光见石头不见人”，这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。地处燕山—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东坪村，历史上就是出了名的穷村。全村190多口人，6000多亩土地，广种薄收，长期以来只能靠天吃饭。

2017年，东坪村响应国家号召，将3000多亩土地实施流转，用来发展黄花产业和种植葡萄。土地流转政策彻底改变了过去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模式，为实现脱贫致富找到新出路。

76岁的村民李发青家里有60亩地，流转了20多亩，每年的流转收入近8000元。“过去最好的年景，亩产不过五六百斤玉米，刨除种子化肥钱，全家人辛苦一年，每亩地只能落个一百多元。”李发青说，除了流转土地的收入，国家还给每亩地种粮补贴69元，仅这两项，他的年收入就超过了1万元。

“过去农民种地除了缴公粮，还要缴农业税，负担挺重，光景不好的时候甚至吃不饱。现在倒过来了，国家不用你缴粮缴税，还给你种粮补助。”李发青笑着说，“这说明国家富强了。”

东坪村的村民通过土地流转，家家户户都得到收益。83岁的原村支书马绪元高兴地说，种了一辈子地，终于可以靠田地赚钱了。

目前，云州区60万亩耕地已经流转近30%，东坪村每年100多万元的土地流转金也成了村民最稳定的一笔收入。

随着土地升值，粮食价格稳定，村民种地的积极性明显提高。村支书王美珍说：“村民都抢着种粮种地，现在地里头连个缝儿都没了。”

危房改造“圆”了几代人住房梦

东坪村地处地震带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这个小山村经历过两次大的地震，住房安全问题是东坪村祖祖辈辈的一块心病。

马绪元曾在两次地震期间组织村民进行震后重建。他回忆道，当时东坪村家家户户都居住在土和石头箍的窑洞里，由于年久失修，防雨都成问题。“夏天一下雨，全家老少就忙着买塑料布铺屋顶，整个夏天都忙这。石头窑不结实，如果遇到地震，大伙儿连个躲的地方都找不到。”

2016年，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，村里开始大规模实施危房改造工程。一排排新房在原址上建成，除了常年在外者，81户村民都搬进了明亮整洁的新房，东坪村彻底消灭了危房。

走进村民郭金兰的家，新建的抗震加固房收拾得十分干净，院里还种着几畦蔬菜。

对于亲身经历过两次地震的郭金兰来说，住得安稳曾是她最大的梦想。郭金兰说，东坪村在原址新建抗震加固房，建档立卡贫困户只需交1万块钱，就可以住进新房。新房全部用混凝土现浇顶，圈梁地梁里全是钢筋，能抵御八级烈度的地震。

郭金兰说，村里的新房，不比城里的楼房差。自打住进新房，环境好，心情更好。

乡村振兴“绘”就美丽新画卷

如今的东坪村，道路平坦整洁，大街小巷全部硬化，铺设了下水管道，还建起了小公园。王美珍说，近几年东坪村的各项事业提速发展，仅乡村提质工程就投资600多万元，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。

村民梁秀荣说，以前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沤粪，挡住道路不说，一到夏天，苍蝇蚊子满天飞，臭气熏天。“现在随着环境变好，大家把过去的陋习都改了。”

为增加村民和集体的收入，东坪村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项目，还成立了黄花种植专业合作社，鼓励村民入股，每年进行分红。

村民马宏义这几天就在合作社里打工，一天能收入100多元。马宏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，自家流转的30多亩地每年收入1万多元；还有20多亩种玉米、谷子，收入1万多元；再加上每年3000元的合作社分红和打工收入，年收入超过3万元。

据王美珍统计，东坪村村民的人均收入从2012年的1736元增长到去年的5000多元，增长2倍有余。

“现在村里的劳动力有收入，老弱病残有保障，小孩上学有资助，村集体账上也有了钱，我们已经在2018年底整村脱了贫。”王美珍自豪地说，“从农民缴粮到国家盖房，现在老百姓负担减轻，开始对美好生活有了新的追求，一有空妇女们就换上统一的服装聚到小公园跳广场舞，咱农村人也越来越有气质了。”

马绪元则给村干部提议，在旧村“火山脚下土窑洞”的基础上发展乡村旅游，“山上建温泉，山下建饭店，你看游客来不来！”

如今，一条笔直的公路，将东坪的新村和旧村分隔开来。一侧是明亮的新房，一侧是破旧的土窑。常常有外地游客到这里来，看着这个火山脚下的美丽山村，有些人还表达过买下旧村土窑的想法。但村民们却舍不得卖。

王美珍说，旧村要保护好，不仅可以忆苦思甜，还能留得住浓浓乡愁。

花溪复见花满溪

浙江温岭花溪村的生态变迁

新华社杭州电（记者王俊禄）千年古樟掩映，石头屋韵味别致；老房修旧如旧，变成了“时光邮局”“爱情银行”“月老台”；循水而行，一条名为花溪的清澈溪流穿村而过。暑期来临，浙江省温岭市坞根镇花溪村成了游客休闲消暑的好去处。

花溪人爱花，路旁、溪边、田间、庭院里，玫瑰、月季、桃花、杏花、凌霄、梅花等等，一年四季花开不断。

不过，十几年前，花溪村名不副实。花无多少，溪水污浊，露天粪坑有200多个，猪圈贴着农房，村道很多鸡粪。村里还有20多家塑料颗粒小作坊，污水直排入花溪，鱼虾基本绝迹。

近年来，随着浙江省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的不断推进，偏僻的花溪村迎来了新生。

“露天粪坑改成冲水马桶，从治理污水，破除脏乱差，到庭院改造，村庄景区化，村里的变化翻天覆地。”花溪村党支部副书记潘道舜说，“我们还实行乡风文明积分制，让村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，推进共建共享。”

“我们的家在景区。”对于花溪村农民来说，创建3A级景区让他们感觉自豪。

不少在外的村民也带着资金和项目返回村庄，助力乡村振兴。前年开始，在外多年制作麻花的老师傅潘道林回村，开了家手工糕点店，收入可观。“绿水青山回来了，不愁没金山银山。”如今的老潘，在往来的游客中吆喝自己的麻花、糖糕，日子也愈发甜蜜。

16岁就嫁到花溪村的陈阿婆，已经在花溪生活了整整70年，看着节假日里络绎不绝的游客，她打心底里高兴：“住在村里这么多年，现在是村里人气最旺的时候。这不，我家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。”

除了村民们的小营生，成规模的文创企业入驻，更为花溪村带来了发展动力。香道、灰雕、琥珀园、乡村书吧、文创餐吧……目前花溪村的坑潘景区已有13家文创企业入驻，预计到今年10月份，入驻商家投资额至少有3000万元。这里正朝着集民宿、旅游接待、会议接待、学生研学、婚庆活动、特色餐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发展。

本报地址：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 邮政编码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11185 广告部电话63071265 广告许可证：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529号 定价：每份0.9元 年价324元 本报挑错电话：010-63073979、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：010-88406617、13901102545